現代評論

上海寧波路九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電話中央八〇五〇

服務遍天下

財知超羣衆然後可以與世界各大國之銀行相拮抗

上海銀行之國外匯兌處與英美德法日等大國凡二十餘處通商大城中之銀行有直接之聯絡其有間接關係銀行則更無處無之凡關於下列事項委託之無不妥貼如意

買賣各國貨幣　定期活期存款
電滙票滙押滙　代收各種票據
發售旅行支票　關具旅行滙信

上海太平洋書店

最近出版新書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精裝一册三元八角　平裝二册三元二角
蘇俄的東方政策　平裝一册一元二角
革命後之俄羅斯　精裝一册三元二角　平裝二册二元八角
解放運動中之對外問題　平裝一册一元二角
經濟學新論　平裝一册六角
蔣介石的革命工作　平裝二册一元六角

SAN MIN CHU I
Translated by
F1ank W. Price

英譯

三民主義

五百三十頁　定價四元

此書由美國人畢範宇博士根據新時代教育社出版／修正第十版三民主義逐譯而成並經太平洋國交會時中國出席代表陳立廷君加以校訂譯文忠實疏暢能將原書宗旨曲曲達出更於每講之前附加簡括之提要專門名詞及引用典實亦加註釋使讀者益覺便利西友有欲研究中山先生之主義者可爲介紹此書即國人欲視易爲英語而目之三民主義者亦不可不備此書另備普通用定價二元不日出版

新時代教育社出版
商務印書館經售

WHAT'S RIGHT WITH CHINA
By
O. D. Rasmssen

英文

中國國是實況

一大册　定價三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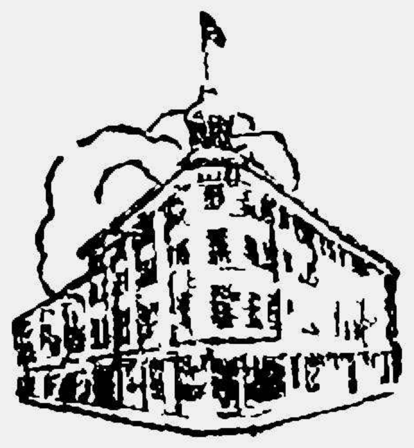
西人論斷中國時事，往往任意譏評，不顧實情，致使中外感情，日趨惡化。此書之作，即所以平衡事理，推解紛紜，處處指出中國實在情形，並證以各國同等現象，以糾正種種無根據之言論，與自私自利之宣傳。實足以促進國際間之誤解，不僅爲普通政治論著已也。

商務印書館出版

香港國民銀行滬行

上江西路寧波路轉角

電話 中六五八五 中六五八六



本行資本五百萬元自置房產及堅大堆棧專營銀行一切業務并發行鈔票如蒙惠顧不勝歡迎

營業種類 定期活期存款 各項儲蓄存款 抵押貼現放款 國內國外滙兌 堆棧收租業務

總行 香港

分行 廣州 上海 漢口 天津

時事短評

廣州事變與執監大會

在粵方領袖來滬，執監大會開會的準備正在接洽進行中，從廣州方面忽然有政變的消息傳來。這是黨國何等不幸的事！黃辟李各軍的發動，黃紹雄部軍隊的繳械及其本人的出走，粵中各處水陸軍事的動作，這些都像是久有準備的系統的行動。對於這次事件，樂觀的解釋，也許可說是局部的問題，軍人與軍人間個人的行動。然而如果星期一各報上所載李濟琛委員對新聞記者的談話沒有記錯，則這次事變，原因有三項：（一）共產黨從中煽惑；（二）有一部分政客不顧本黨團結，欲藉此重新創造一新局面；（三）驕兵悍將，故意窮兵黷武，攫奪地盤。如其如此，這次的事變便含有重大的政治的意義，不可以忽視了。在現今各方領袖正在大團結，黨之勢力正在統一集中的時候，對於這個局部的，但是很重大的，事變，大家應當以顧全大局的精神，採一致的態度，從速爲適當堅決的處置，自不待說。不過我們更有要着重的兩點。第一是我們鑒於這種事變的教訓，知道黨不能眞正支配軍隊是一件不合黨治原則而且極危險的事。希望今後黨國勢力下的一切軍事行動，絕對的先經過黨的議決。第二是廣州政變發生之後，蓄意破壞黨的統一的人們，不免有藉此攻擊個人，行其離間中傷之計，以破壞各領袖的團結使執監大會不能開成的。爲免於這種危險，希望忠實而識大體的領袖們，堅持預定的計畫，不使這次事變影響於執監會議的開會。（純）

廣州事變的處置

本月十七日黃琪翔等所領導的軍隊下令圍繳黃紹雄所領導的軍隊的械，同時對黃埔軍官學校及李濟琛住宅的衛隊也有類似的行動。結果，黃琪翔等一舉而握有廣州的實權，黃紹雄 則倉皇出走，打算指揮桂系軍隊向廣州圍攻；文人像戴季陶等也立時出走。據黃琪翔等事後的通電，這回的事變是黃紹雄的不遑之心所

激起的，但據李濟琛在滬報（廿一日）所發表的言論，黃琪翔等完全師出無名，他們的行動有類傾軋和割據。我們姑不論其眞象如何，在革命策源地，而軍事早告結束的廣東發生這樣的事變，是革命路程上一個十分不幸，十分可羞的事件。黨軍之所以能優於其他的一切軍隊者，因爲它能聽命於黨，爲國民革命而戰，而不爲一個人，或幾個人，或一種勢力而輕舉妄動，甚或自由行動。今番的事變乃是黃琪翔的自動，毫未有合法的長官或機關的命令，實在是不應該有的事。如果黃紹雄確有圖謀不軌，傾害黨國的謀劃，黃琪翔也應當請命於合法的長官或機關，決不能憑未證實的傳說而即直接行動。假若黃紹雄毫無嫌疑，那黃琪翔等的舉動更是莫可容忍。不過事變已經發生，我們希望各方均能心平氣和以黨國前途爲重，止制兩黃之直接作戰而用正當的辦法解決此事。本來在中央缺乏合法的　健全的黨部以前，誰都難以號令誰，這次的不幸事件也許就是因爲這種黨部而起，所以中央全體會議的召集，不但不應當因廣州的事變而發生障礙，而且更應當早早促其實現。全體會議於召集後應公平正直地調查這回事變的眞相和兩黃的曲直：如果黃紹雄的確有圖謀不軌的嫌疑，那黃琪翔等的行動大體上是說得過去，中央應效英國國會追認官吏因應付急變而做成超越法律的舉動的辦法，而予以追認；如果黃紹雄毫無不法之處，那黃琪翔等應受黨國最嚴厲之制裁，以爲仿效軍閥者的戒　在中央沒有能決定是非曲直以前，我們希望接近兩黃的軍事政治領袖能以最嚴重，最誠摯的態度制止兩方的軍事行動，而尤其希望與黃紹雄（在是非未明以前，他是被犧牲者）接近的軍事領袖能採負重的態度而避免捲入漩渦。在中央沒有能宣布辦法以前，誰敢利用任何方面以增加糾紛者，全體黨員應鳴鼓而攻之！（升）

日美與滿鐵外債

日本對滿蒙侵略的活動，現在可說是三方幷進。對於中國方面，日本代表和北方軍閥的直接談判，久已進行。對於俄國則中東鐵路接收的話，也不是無根的風說。我們試看俄方派赴日本的所謂極東政府經濟視察團，所謂學術視察團，如何備受日本朝野的優待，倡言日俄提携的可能。我們又試看日本有名的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後藤新平親赴俄國，使命如何的重大。日本聯俄的野心，已十分暴露，而其目的所在，不出滿蒙利益，誰也可以想到。對於美國方面，則最近依摩根銀公司代表拉門德Lamont渡日的結果，而日美借款六千萬元成立之說盛傳（電通社十九日東京電）。美國這項借款，係日本南滿鐵道會社以整理滿洲鐵路之名義而舉行之外債，通稱爲滿鐵外債。這雖是私人公司間的借債，然而日本政府既出面擔保，美國方面也經過政府的許可。那末，這件事情之不同於通常對外放資而含有重大的政治關係，可想而知

。日本根據南滿，侵略滿蒙，本來是日俄戰後她的所謂大陸政策一貫的活動。然而對於日本的政策，美國向來是疑忌的；對於日本侵略的活動，美國總是一種阻力。現在呢，美國似乎要供給日本以資本，助她在滿洲發展了。日本這次由美國借款而得之利益，尙不只是物質上的助力，而且因此得着一種精神上的助力。美國不因此間接承認了日本對滿蒙發展的政策嗎？美國其將爲這次借款所得的債權條件而拋棄她那傳統的門戶開放主義，犧牲自己對遠東政治的發言權嗎？日本大陸政策正在猛烈進行，東亞政局快有新發展，有切膚之痛的中國國民及政府當局，關心點吧！（松）

英國對華新舉動

本月十九日有關於英國對華行動之北京電兩則。其一是說英國香港總督在京遊說美法日意四國公使，主張合力剿滅粵港間海盜；其他係述英使館說明派兵赴長江上游的話。這兩個報告，如果屬實，英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眞是充分發露了。英艦在中國領海海面或沿海村落以攻擊海盜爲名，爲武裝的行動，已經侵犯我國領土主權，引起我國民的抗議。乃現在更進一步，公然要和其他國家協定，在中國領海剿滅海盜，把它當做常規的行爲，那不是完全漠視我國主權嗎？海盜是國際的犯罪，各國皆得加以懲治，但這項懲治權的行使，限於在公海；倘若在一國領海內，則所在國有獨占的法權，雖海盜亦不能由外國軍艦來剿滅。今日英國基於何權利，敢在香港附近之中國領海內實行剿滅海盜呢？至於英兵來滬屯駐，我國民久已認爲不法行爲，繼續反對。現乃以長江上游有亂事爲名，派兵漢口，更是變本加厲。漢口租界的收回，已依阿瑪利陳友仁的協定，成爲既完的事實，誰也不能翻案。一部分不達時務的在漢英商，還欲推翻該協定，使死灰復燃，又豈是中國國民所能容認？代表國民革命勢力的國民政府當局對於英國對華這類非法的專橫行爲，決不可以不表示態度。（文）

國際貿易障碍公約

今年五月的國際經濟會議，在日內瓦開會的時候，三個委員會中之一，即所謂商業委員會，曾於他們的報告書裏頭，發表四個提議，主張各國一致廢除或減少一切關稅上及其他對於國際貿易的障碍；並提議於今年十月間再開一討論如何廢除或減少此等障礙的國際會議。（參看本報第一五二期「國際經濟會議」）

這個會議，現在已閉幕了。表面上看起來，也不得不說已得了一個結果。因爲參加這個會議的各國，已於本月八日，在日內瓦正式簽了一個國際公約，叫做「貿易障碍公約」。（Trade Barriers Convention）這個公約的詳細條欵，我們沒有得到正本以前，不敢怎麽批評。然看各處的摘要報告，大概也可知道她的重要之點，是大略如左。

（一）廢除一切出口入口的禁令和限制，但有例外者，不在此限。

（二）自本公約發生效力之日起，六個月，簽字各國保證，不再施行上述的種種限制。

（三）凡一切變相的禁令和限制，如物品的標誌，及其他條件，或出口入口時應有之儀式等，皆在禁止之列。

（四）凡爲公共衛生或公安而設的對於動植物和軍用槍械進出口的禁令或限制。不廢除之。但此種禁令或限制，於實施時不得對於各國有所區別，或用爲一種變相的限制國際貿易的工具。

以上是這回公約的要點。如果各國都能照約實行，也未始不是上「國際比較自由貿易」的軌道的初步。就事實上却不是如此。第一，這回參加這個會議的國家，有三十五國，然末了只有十八國簽字。其餘十七國，已藉口須先呈報本國政府考慮，拒絕簽字。這些沒有簽字的，太多數是工業沒有十分發達而富於原料品的國家。而大英帝國的大部份，如坎拿大，澳洲，印度，甚至愛爾蘭，都沒有簽字。那簡直是給英國兩重的便宜。因爲大英帝國各部的保護貿易法，同時還是適用。此外美國，因恐歐洲各國用較賤的工資，和較低的幣值製成的工業品，來她的國內市場競爭，也不願加入。第二，這回因爲欲得多數國家簽字，大會不惜屈從許多國家的要求，把種種各國提出於自己有利的保留或例外，一概通過，加入公約裏頭。美國的修正案，雖沒有採用，然日本對於染料和化學出品的輸入，對於米的輸出，和羅馬尼亞對於生油輸入的保留，都已通過。所以這回國際會議的結果，還不是國際經濟商業委員會報告書所主張的。離國際自由貿易的理想，還遠得狠呢。（雲）

致全黨領袖們一封公開的信

記者

經了這一年的險惡的波濤之後，被那不可測度的運命使得東分西散互相排拒互相衝盪的本黨領袖們，現在又被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把你們聚合到小小上海這一塊地方來了。我們回憶起過去的風波，再想到現今時局的嚴重，和諸位領袖們過去和將來會聚的不容易，一方面禁不住希望的喜悅，同時也排不開危險的憂懼。

國民革命的羣衆好比火車的車輛，國民革命的領袖好比機關車，幾個機關車合起來拉一列車輛，自然能夠電掣雷奔地迅速前進，但若幾個機關車各領一列車輛互相衝突，結果各方一定都是奔跑到自己破滅的路上。諸位領袖們每回的離合聚散，固然都有不得已的苦衷，都有政治的社會的客觀的原因，但是從表面的結果看來，一面含着諸位領袖們身體上精神上的損耗的意義，一面

含着幾萬幾十萬羣衆的傷亡的意義，我們從我們對爲革命犧牲的領袖們的愛護，并且從我們對爲革命犧牲的羣衆們的憐憫，不得不用最誠懇鄭重的言詞，對領袖們貢獻這點最素樸的思考。

前次中央最高機關的組織在法理上黨章上原來不免有難以否認的缺陷，後來中央的努力不能增高各方的同情，中央的設施不能追隨民衆的希望，於是全黨受着一種失望的暗幕的籠罩；黨裏的領袖們去了的不回來，原在的要跑開，青年和民衆多半是消極引退不願參加合作；然而北伐的工作正在可成而還不能成的關鍵時期，黨的內部又時常發生驚心動魄的危機；在這時候，要援助前方的將士促成北伐的工作，要制伏黨內的不良分子，要從速着手建設的事業；只有把以黨治國的黨重新振作起來，只有恢復黨的唯一的合法的最高機關中央執監委員會，只有請中央執監委員會開會解決一切問題。除了這個辦法以外，再沒有別的合法的辦法，再沒有別的公正妥當不致引起紛糾的辦法。只有黨的統一能夠救濟目前的僵局，只有開執監會議才能達到黨的統一。

幸而執監會議開會的呼聲得到了各方革命領袖的贊和，而且各領袖中一般認爲裂痕最深的汪蔣兩氏終竟互相諒解切實合作，全黨之中沒有一人對於中央執監會議的開會曾唱異議，執監會議的開會已經得到了各種必要的條件。

在執監會議正在接洽之中忽然發生十七日廣州的變故。沒有接到詳確的報道以前，對於各方的曲直雖然不敢輕下判斷，然而在汪李二代表已經出發，執監會議可望開成的時候，黃琪翔氏突然出此躁率的舉動，我們不能不深抱遺憾。但是那究竟是一局部地方的事情，只要執監會議能夠開會，中央有了最高的權力機關，自然可以派員查辦，自然可以由中央秉公處置。沒有廣州事件固然要開執監會議，發生了廣州事件尤其要開執監會議。不論是那方有理，不論是應當如何處置應當調和或應當討伐，從「廣州發生衝突」這個前提，決不能連到「打消或延緩執監會議」的結論。諸位領袖們秉公唱義，自然無所偏袒，但是當着這衝突發生之際，羣情惶惑，莫明眞相，只有諸位領袖才能鎮定人心，使造謠挑撥的人沒法子顯他們的本領。

最近石曾先生提唱「分治合作」的原則，我們雖然還沒有看見具體的方案，但不能不預先同情於提倡者的苦心。總理主張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折衷制，精衞先生把那折衷制叫做「均權制」，因爲各種政治的設施，有的必需中央權力機關的統一，有的儘可許容地方權力機關的創意；例如軍事和外交是必須由中央統一的。民政和教育是可以由地方各自處理的，財政和交通是應當中央和地方劃分權限的，立法也是可以把一部分權限劃歸地方的。所以國家權力的行使是應當各依性質而適用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的制度的。然而國民政府治下向來中央和地方的權限不曾劃清，

中央對地方往往干涉到出乎必要的範圍，以致地方不能有放手做去的施設，中央更常取隔靴搔癢的處置。尤其可慮的：就是有時中央任命的官吏和地方任命的相重複，地方的決定和中央的相牴觸，從這樣漸次的衝突甚至可以引起意氣的爭執。假若依「分治合作」的原則，把中央和地方的限權劃得清楚，一定可以省去許多無謂的糾紛，增加不少的能率。不過同一用語儘可許容無數的解釋，「分治合作」的原則自然和「黨內無派」，「以黨治軍」，「鐵的紀律」等原則不相違背，在這軍閥還沒肅清，激烈派常有陰謀，軍人的紀律還未成習慣，社會的秩序還不會確立的時候，我們又不能不希望我們的領袖們預先注意「矯枉過正」的弊害，以防止措手不及的危險。

這次倘若邀天之幸，從民衆的祈禱，領袖的高呼，能穀使執監會議成爲事實，我們希望我們的領袖們取鑑於過去的事實，一時的不注意所引起的重大的糾紛，應當拿出澈底改造的決心，拿出整個的合理的合法的計劃，不過於瞻徇人情，不過於遷就事實。尤其當到改造黨部和政府的時候，應當純粹把計劃做基礎，把人才做標準，不要去計算「某方幾人」，「某方幾人」，不要忘記「黨內無派」的原則，因爲「某方幾人」「某方幾人」的說法，即是分配利益分配地盤的精神，從那種精神而出發的組織，一定始終受那種精神的支配。我們希望在這次執監會議裏看不見戰國時代縱橫捭闔的策略，看不見普通議會裏議價交換的手段。

最後一層亦是我們所鰓鰓過慮不能不對我們的領袖們直說的：全國民衆希望執監會議的開會，不僅是希望通過幾條綱領解決幾個問題，尤其是希望諸位領袖們聯袂出山切實合作。現今政治制度的運用還沒有一定的軌道可以遵循，各種政治機關的銜接亦沒有既成的常規把他規定，在這政治制度還沒完成國民對新制的經驗還不豐富的時期，人的要素實在是主要的力量；假若諸位領袖們於開會之後，譯書的仍然譯書，編淵明年譜的仍然閉門，甚至高歌出洋求學的古調，那末會議的成績等於空談，混沌的時局恐怕更趨於險惡，前次寧漢合作失敗的事實，正在雄辯的給我們以警告。而且現在黨外的敵人正在希望本黨的分化，黨內的野心份子也專想用挑撥離間的方法，來逞他們縱橫捭闔的陰謀，他們拿到一位領袖來做旗幟，就可以造成一個敵國，所以一位領袖的恬退，將來甚至可以引起重大的糾紛。

我們仍然想回到開初火車的譬喻：領袖們的結合，可以增加國民革命列車的速度，領袖們的分開，甚至引起機關車衝突一樣的慘劇，所以我們希望執監會議的開會，尤其希望各位領袖的合作；我們希望現今當局諸領袖的繼續努力，同時又希望吳胡汪蔣諸領袖的聯袂出山，我們敬祝諸領袖的健康和國民革命的成功。

十一月二十四日

禁烟問題

燕召亭

大吃，大喝，狂嫖，濫賭，吸食鴉片，簡而言之，『吃，喝，嫖，賭，吸，』這五件事體，在城市的人民方面多看作普通的應酬或個人的娛樂，不認爲什麼大關重要的事情，而在鄉村的人民方面却是深惡痛絕，認爲極壞的事體，普通名之爲『五毒』。在這五毒之中，以鴉片爲最厲害。『吃，喝，嫖，賭』的浪費人，若是受了「經濟的壓迫」，他還容易不會再幹；吸食鴉片的癮鬼，只要有大煙吸，無論什麼不是人幹的事，他都可以作出來，至于傷風，敗俗，毀家，禍種，那些貽害社會的大事，他更是一概不管了。吸食鴉片，這種爲害個人，家庭，種族，國家，人類的慢性毒藥，無論中外都承認，都害怕的。在世界各國之中，受鴉片之害最厲害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但是我們中國對鴉片的禍害，努力剷除，自從對英的鴉片戰爭的開端以至現在，差不多將及一百年的工夫，還沒有禁絕。若說我們中國人是『東方病夫』，我本不願欲承認這個徽號，可是，我們中國人的勇氣和決心的確是沒有到充分的程度。這兩三個星期內，滬甯的報紙上不斷的登載禁烟的事項，我們對于禁煙問題。不免也要重提舊話。

我們中國在滿清初年的時候，吸食鴉片尚不成爲社會問題，當時那種東西不過是貴族大官的客堂書齋煖閣之中的奢侈品罷了。到了滿清中葉，上行下效，鴉片漸漸的成爲社會上普通的用品，那時候朝廷之中，當然也不乏明達之士，看出大煙的流毒，於是就把販賣大煙開設烟館，懸爲禁例。從那時以後，國內各省，栽種罌粟，印度波斯輸入成貨，鴉片就一天一天的成爲內政外交的重要問題，直至在廣州燒毀英國由印度輸入的大宗鴉片，釀成對英鴉片戰爭。那次戰爭我們中國雖然失敗，而對于禁煙却表示一種決心。最奇怪的是：鴉片戰爭結果的南京條約沒有一字提起鴉片問題；強制的要在別國輸入毒藥本來是不道德的事，所以英國在戰事上雖勝利，當時不好意思即刻要求中國在條約上承認鴉片的輸入，在中國方面，正值戰敗之餘，也沒有勇氣提出抵制輸入鴉片的要求。直至戰後十五年中英締結所謂天津條約規定鴉片入口的稅則，這才是法律上正式承認外國公然在中國輸入這種害人的毒藥。自從鴉片戰後，輸入鴉片，實際上已經沒有限制；天津條約以後，就把中國變成了一個黑世界。在那種狀況之下，幾十年的工夫，要想禁煙，簡直的沒有辦法。幸而在那一個時候，國際輿論不直英國的鴉片戰爭，也并不以英國的舉動爲然，尤以美國爲最力。於是美國首先同中國締結協定，彼此禁止彼此的人民輸入鴉片於對方；庚子以後又同中國締結條約，美國允許禁止它的人民輸入嗎啡及注射嗎啡的器具於中國。中國禁煙除害的精神因此也就漸漸的振作起來了。滿清末年，朝廷下了一道上諭，

把種煙吸煙限十年一律禁絕；隨即同英國締結協定，中國允許每年將全國種煙的總數減少十分之一，十年禁絕，英國亦允許將每年輸入的鴉片，按十成減少，十年後完全停止輸入，約期三年，三年期滿，考查成績，再行續約。到民國成立之始，對于禁煙幷不懈怠。民國元年頒布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鴉片煙罪定有專條。民國三年，煙案罰金辦法命令行政機關破獲案的時候，必須將應該沒收的財物，隨案送交司法機關，不得自行截留；禁種罌粟條例嚴厲的責成縣知事及地方紳董認眞禁種，強制剷除，並規定獎勵及懲戒的辦法。民國四年，政府公佈限制藥用鴉片嗎啡等品營業章程對于藥用鴉片，嗎啡，高根，安洛因，及其化合質料的製造，販賣，購賣，都有嚴格監督的規定。自從滿清末年以至民國三四年，在這十餘年之中，中國政府辦理煙禁，雷厲風行，當時的大人先生們因戒煙丟官喪命的實在爲數不少，禁煙的成績，很有可觀。在這時期之中，美國曾在上海召集一個國際鴉片會議，列強一致承認中國禁煙的成績，並全體加入中美從前締結的禁煙條約，假若中國對于禁煙略加努力，實在不難禁絕；不幸，袁世凱帝制自爲，造成軍閥割據的局面，凡是軍閥所盤據的地方，爲斂財籌餉，把從前煙禁，完全廢弛，他們實際上是「以身作則」，獎勵吸煙，軍隊保鑣，提倡販賣。當馮國璋坐江蘇督軍的時候，他妙想天開，想發洋財，甚至以國家的名義，從上海香港煙商的手中，售買了兩千多箱鴉片，經英美兩國抗議中國違背條約，他燒毀了幾百箱，才算敷衍了事。這幾年日本鬼子也乘火打劫，從沿海通商的地方，私自輸入大宗的鴉片，嗎啡，高根，安洛因，江白丸各種可以吸食毒藥。各處的洋藥店，大多數明著賣洋藥，暗中都販賣鴉片嗎啡館。軍警得小錢，社會受大害。多年的禁煙的法令，都一張一張的變成廢紙。最近八九年我們中國所受的煙害，實爲空前未有。這幾年大人物忙於政治軍事，小百姓疲於兵災匪患，把這一百多年的弱種害國的煙禍，都閣置在腦背後去了！

國民黨本孫總理的遺訓，向來把煙片認作『公敵』，『煙片營業不能與人民所賦予權力之國民政府兩立』。廣州政治分會曾有決議，限五年禁絕，南京國民政府把禁煙事項歸財政部辦理，亦有三年內禁絕鴉片的明令。去月財政部對于禁煙問題公佈了禁煙暫行章程，戒煙執照暫行章程，各省禁煙局組織章程及浙江江蘇兩省戒煙藥品專賣批約，禁煙的方法是：各省設立禁煙局，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因年老或疾病關係，須領戒煙執照』，由禁煙局頒照以後，就可以自由吸大煙；江浙兩省禁煙局之外，還有招商包辦的戒煙藥品專賣處，商民請領『特許照』，就可以自由販賣鴉片。據報章所載的消息，浙江一省除土匪充斥，交通不便的地方外，已經認定每月包銷「戒煙藥品」的總數，已達五

十餘萬兩，戒煙藥品的這種銷場實在驚人，恐怕禁煙的目的難以達到。各省禁煙局及戒煙藥品專賣處皆設『護緝隊』，這種辦法恐於警政有碍。禁煙局設置『執法主任』，『執法官』，『拘留所』，這個辦法亦顯然與司法統一，有所不合；再者，關于私運私銷戒煙藥品的案件，專賣處有與禁煙局『會同辦理』之權，專賣處本係私人的團體，更不可給它司法的權限。國民政府把禁煙事項歸到財政部，根本上就容易引起社會上的議論。上星期，財政部因為承包江浙兩省戒煙藥品的信遠中與兩個公司在官廳行賄』，已經財政部撤銷兩個公司的特許，致由財政部設局自辦，對于禁煙一層，仍恐非適當的解決。

政府禁煙，若想達到禁絕的目的，至少必須去掉籌欵的意思，必須選拔廉直的人員，必須少設機關，必須只許販賣醫學家檢定戒煙藥品，必須劃清禁煙機關與司法機關的權限；不然，這禁煙問題是永遠不能解決。

機器的政治觀

鐵岩

在產業革命之前，一切製造都是手工業，以人的力量來發動，所以手力大的，或是敏捷的人，超乎其類，為大家所稱贊。產業革命之後，人們知道使用物力，由蒸汽而水力而煤汽而電力。二個人的能力有限，但他使用物力的力量可以無限。這個時代有個特徵，就是有了發動機，不怕機器不動，大家都得以全副的精力去求改良製造的機器，使機器全部中大小各部都能銜接。輪子的齒數，不要多一個，或是少一個，鐵板面不要有凸凹，而且還須時常擦油，不要使機器的活動停滯。至於人呢？凡是懂得機器的原理和運用，都可以來做機匠，或做工人。這是產業革命所以發生極大的社會變化的總因。這種物理和變化，我看在國民革命也是相同的。

我國在歷史上政治的動力，大都是借用一個人的力量，所以說「江山是打出來的。」劉邦李世民朱洪武為一朝的高祖太宗，起初都是草野英雄，打了幾次勝仗，把一切反對派壓服下去；其他的文武官員，都是從龍之臣。他們的隆盛時代，至多不過幾十年，正因為他們的動力不過是兩支手兩支脚，他們的政治活動力畢竟是有限，範圍也狹隘，沒有甚麼勢力可以浸入人的心脾，可以垂之長遠。當時有政治思想的人們，雖有的想建立一個政治機器，但是他們政治發動力的壽命和力量有限，也沒有具體的設計，至於要想改進政治的運用，更是說不到了。

這次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與從前大不相同，他的動力是甚麼呢？自然，我們要以總理的人格思想和努力做核心，國民黨的黨綱黨義做源泉滾滾的動力，國民政府做製造的機器。在現在實行國民革命的初期，於是有兩大問題，一個是黨既為發動力的機關

，如何改進，使他的勢力日益加大，貫注到民間。一個是國民政府這個執行機關，如何能運用靈活，能求最大效率的大量生產，使黨的精神實現出來。司發動的機關倒比較單簡，司製造的機關最爲繁複，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除中國俄國之外，世界各國的政治界中，都有幾個政黨的存在。政府到底引用何黨的動力，要看該黨動力的勢力如何。我國從前沒有何種動力，以致政治失掉重心，成了揚子江駕小舟幾乎翻覆的局勢。現在却有了黨了。要使黨的全部活動力貫輸到政府裏去，所以要提高黨權，使他高于一切。不過所謂黨權高於一切，也並不是黨的地位比一切都高，却是要使黨的組織綿密發達，能多生力量，免除他種壞勢力來侵犯。也并不是司黨機的人的地位增高，却是因爲他們對於黨的動力的原理和運用有特別的智識，有長時間的經驗，須得他們出來指導。

在目前全國還沒有統一，軍政時期還正在緊急的時候，只能在軍閥肅清了的幾省施行訓政。政府的各種設施，當然不能完密週到。因爲在軍政時期，一大部分聰明才力，都須用在軍事方面；而且國家財力有限，很難拿訓政時期應當做的事情在軍政時期辦理。但是我們在這個時候雖然不能希望政府有完密的設施，而政府方面却不能不有一種訓政開始的準備。至于訓政實施的先後緩急之應當如何，當黨國重任的人們自不可不拿一番鑒別的能力，下個判斷。不過「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雖然是兩句老生常談，是很値得大家注意的。

現在的人民有兩種懷疑。第一是對於政府和黨的懷疑。習故蹈常，是人的慣性。現在黨國的組織，與從前不同，若是拿歐美各國政黨與政府的關係來決定我們政治的運用，未免有刻舟求劍之誚，而忘記了我國今日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了。這是應向政論家解釋的。此外尙有一般的懷疑，就是從前社會各種事業，都比較有次序。自政府遷寧後，金融緊急，產業疲滯，社會事業，大都減色，于是從前對於國民革命前途抱無窮希望者，也不免因失望而漸漸地悲觀起來了。不知國民革命的最終目的，固在政治之改造，但他的最初手段，是求民族之解放；所以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勢力未能劃除以前，我們就希望造一個完固的政治機器，來運用一切，究不免把國民革命的事業看得太容易了。

第二，對担任黨國重任的人們的懷疑。以爲在南京政府時代，是一班人負責，寧漢合作後，另是一班人負責。他們的目光，都朝望着幾個人，而把政府這個機器忽視了。從前有十二分熱誠替黨國負重任的幾位領袖，翩然下野，自然是黨國莫大的損失，但是我常覺得中國人有一種傳統的心理，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或機器看得太輕。須知這國民黨的政治機器並不因幾個司機人的變更，而失其存在。只要新來司機的人也抱着愛黨的精神去做事

，使黨國這部政治機器，運用自如，又何必抱着彼此的界線呢。

小說

離家

滕固

M有六七年不回家鄉了，離家以後，飄泊的苦難把他鍛鍊得異樣地無情；他的頭腦裏怕早就沒有家字的存在了。這回北伐軍克復長江下游，他跟隨軍隊，一路前進。他在軍隊裏充當一個校官階級的政治工作人員，軍隊到了上海以後，他被派到四鄉去宣傳；一天到晚，忙于奔波。雖則他的家鄉離開上海不遠，但他的頭腦裏似乎依舊不會浮過一個家字。有一天，他從一個小車站下了火車，眼前躺着一條廣道，兩傍楊柳，長得嫩青青地對人裝出一種媚戀的搖曳。他如同酣夢一般的，不知不覺地向廣道上走去；漸漸走到一條石橋了，橋旁有一家草蓋的茶寮，他看了一看不留神地再走過去；他覺察出後面有一羣人在議論他。他站住了回頭一望，像從夢裏醒過來，自己驚訝地想——爲甚麼走上到故鄉的路呀！

一羣人——不過五六個人，迎面上來，他對他們點了點頭，他們也站住了。他們放射出不同的視線，向他的全身上下，估量掃撿。他的不慣和故鄉人說話的心情，仍沒有十分改變，所以不能馬上和他們親暱起來。

「M，你許久不歸家了，你在做營長？還是排長？」一個人發問。

「不，不，不是營長，也不是排長」他說了，才想到自己身上穿的武裝。

「那末做甚麼？」

「在政治部裏做……」

「比營長還高呀，你看背着皮帶綳着皮腿的。」又一個人輕輕的對自己的道伴說

「…………………」

「你的母親當你死在外鄉了。」又一個人說。

「嚇，嚇……」他心底裏一縷辛酸，榨壓出這一聲苦笑。

索性回家去罷——他這樣打定了主意，轉身走的時候，這一羣中起初不說話的一個長面獠牙的人，到了這時批了批嘴說：

「甚麼革命軍，那完全是共產黨呀！」這人說了後，大踱步的向那茶寮走去；一羣人哈哈地笑了一陣，便也散開。

如同出了家還俗的M，在路上踽踽地走去，心裏瀰漫着一層捉摸不定的煩悶。他處在同鄉人厭惡他和他厭惡同鄉人的相等情調之間，可以發見他素日不把家放在心上的緣故；這與其說是他忘記了家，毋寧說是家忘記了他呢！他一步一步的上前走去，遠

處隱約的粉牆，映在他的眼膜裏；他和家的距離愈加近了。他心底裏的氣悶直衝上來，使他眼前昏暗，辨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勾當！

誰教我回家呢？——他心裏雖是這樣懊惱着，但一雙脚儘管不放鬆地走上前去；終于他走到家裡了。

M的家，遺棄在那個小市鎮的梢頭；冷落的門庭裏一個母親一個弟弟，也像被人們遺棄了似的，在貧苦中煎熬着。十年前M的父親生在時，家還算小康；自從父親一死，頓時衰落起來。尤其中間爲了一件遠近聞名的M的賴婚案，把父親所有的遺產一起變賣了去解決的。家的貧苦和M的離家，都直接和賴婚案有關係的；就是鄉人討厭M和M討厭鄉人，未始不和賴婚案有關係的。還有M母子間的不和睦，也是起于這個問題的。這件事簡單說起來：就是M不願意和幼時聘定的那家的女子結婚，要解除婚約，官塲上和私地裏，吃盡苦頭。雖則達到了目的，但是家化去了不少的金錢，M喪失了一個做人的體面。

M離家以後，他的母親雖時常思念兒子；然有時被鄰里親戚譏笑嘲弄得無可奈何時，她也不住的咒咀兒子。家用一天一天的貧乏起來，推原其故，也是由兒子弄糟的。恥辱和傲岸逼得她神經變態了，她對兒子如同仇敵，偶一提起就心火上衝；再不顧人家說M是他的兒子。

M回到家裏了，二三個鄰人跟着進他的家來。

他的弟弟，大約有十一二歲了，聽說這就是他的哥哥，痴望着他。因爲平時慣聽得母親說哥哥的壞話，不敢去親近他。

「呀，弟弟，你長得這樣大了！」他撫着弟弟的頭顱說，他的弟弟低倒了頭默不聲响，在弄自己的衣紐，他接下問：

「姆媽呢？」

「在裏邊！」他的弟弟陌生地望了他一眼，吐出一聲抖顫的回答，飛奔地向內進去了。

M傴促地在這滿堆着塵埃的廳堂上站了一歇，不由自主地穿到天井裏去。這時他的母親——像上了年紀的母親，坐在内室的門限上揀青菜；他的弟弟扭着母親的肩兒說：

「來了！」

M向母親卑順地招呼了一聲，他的母親兩眼裏滿裝着水分似的望着他說：

「你眞回來了……」說話沒有停，她的眼淚已流瀉下來。接着說：「什麼你又當起兵來，……好鐵不打釘，咳！你做了這套把戲回來，來逼死我嗎？我夠受人家的嘲駡了。」

他找不出回話來，轉了方向，抬起頭來在偸流着眼淚。他的弟弟又扭着母親的肩兒，低聲說：

「媽媽，不是做兵呀，做的軍官呀！」

他的母親又望了望他，果然發見他的服裝不是普通小兵的服裝；她的垂老的枯寂的心裏，覺得寬暢了一些。鄰近的人們，都擠進這狹小的天井裏來探望M了。他裝做沒有事的樣子，對他們勉強地點頭的點頭，招呼的招呼；這套免不掉的應酬，恰好把他的落漠打斷了。他看見這些人中有幾個穿着長衫的體面人物；他覺得不好意思叫他們站在天井裏，便去開了廂房的門，接待進去。四個長衫客人，把方櫈上滿堆着的灰塵，用自己的手擄了去坐上。那些小孩，女人，短衣男子排塞在門口，似乎要想進來而又不好意思進來的樣子。不善應酬的M，無從安排他們，對長衫客人望望，又對站在門口的那些人望望，感到異樣的不安。長衫客人中一個有小鬍髭的，是M的族叔；他撫着鬍髭，對M相覷了一陣問道：

「革命軍不全是共產黨嗎？」

「不，不……」他回答。

「噢，到底M君明白底細的，我們至今不曾弄清爽那面是共產黨那面是革命軍？」坐在他的族叔的近旁的一位說。

「你在那一軍裏？」戴銅盆帽的一個人說。

「我在××軍。」

「此地新來的縣知事，也是××軍委出來的呀！」穿綢質長衫的人對剛才發問的一人說。

「亂世時候，高昇起來很快的，望你去做任知縣官，讓我也到任去闊一下子！」他的叔族說。

「M君怕比知縣官還高罷！你看，在這裏來過的那個營長，還沒有穿皮綳腿呢！」穿綢質長衫的人說。

「你究竟在××軍裏當甚麼？」他的族叔問。

「在政治部裏！」

「政治部嗎？這里的縣知事是政治部裏派來的呀！」戴銅盆帽的那個人說。

「是的呀，政治部裏可以派人做縣知事，那M君比縣知事高了！」坐在他的族叔的近旁的一位說。

……………………

他們夾夾雜雜談了些類似上面的半文明的話，各各懷着對M神通不可揣擬的神情告別出去。門口排塞着一羣，也就散開。在M雖不覺得自己增了多麼高的身價，那四張久經扃閉在廂房裏的方櫈，一旦委屈了紳士先生們臀部的光顧，却覺得榮幸非凡的了。天井裏還留着四五個鄰人，一個抱着嬰孩的中年婦人對M的母親說：

「嫂嫂，你不要揀菜了，兒子高發了，你不高興嗎？」

「呀，你不要來笑我……」M的母親一頭揀菜一頭說。

「眞的，高發了，剛才坐在廂房里的胡董事說：比知縣官還高呀！」那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說。

「不希罕，不希罕，配他這樣子的人嗎！」M的母親說。

「嬸嬸還不相信呢？你看他的金徽章和皮背帶皮綳腿，就可曉得他是軍官呀？」一個M堂房兄弟的說。

「嘸，嘸……那個曉得他呀？」M的母親還在揀菜。

M站在旁邊，默看他的母親的容顏發呆。像曾在油鍋裹煎熬過的刻着憂患的皺紋的她的容顏，依舊隱藏着昔時的慈愛；只是被一層世態的薄瞖遮瞞了些，不能和M的失去了的純潔的童眞輝映。母子間一種不快意的繾綣在深深地攪擾，M對他的母親雖然無意識地悔恨着，但多分怪母親不能諒解他。母親對M當爲由運命拉攏來的敵人，成見互在她的胸中，使她不容易再喚起親子之愛。M的弟弟還在扭母親的肩，帶着哭臉咕嚕地說：

「姆媽……我要跟哥哥……去做革命軍。」

「去做呀……讓姆媽一個人死在家裏！」他的母親推開了他憤恨地說、他的弟弟放聲哭起來了。這一場沒趣，把留連在天井裏的幾個鄰人，不留痕跡地驅逐了出去。只賸M的堂房兄弟一個人，痴呆地對M出神，他審愼了一回，終于停住了呼吸迎上前去，低聲對M說：

「M哥，請你給我在軍隊裏找一件事，當夫役也好，當小兵也好。」

「好的，好的……」

「那末我等候着呢！」

這些話給M的弟弟聽得了，他望着哥哥等待後文似的，自己把哭聲止住了。他的母親把青菜收拾到筐子裏，站起來，帶着餘怒對M的弟弟說：

「你要吃飯嗎？快來燒火！」他的弟弟敏捷地跟了母親進內室去。M一個人在天井裏踱步，皮鞋的聲音，閣閣地衝破了墳墓般的幽寂。他把頭腦裏紛亂的神思，整理了一下；覺得母親變了本色的惱怒，和弟弟磨折遺餘的天眞，這二種印象刺在他的心上，他感到刳心的痛楚；眼淚倒流到肚子裏，找不出方法來安慰母弟，或安慰自己。他用力地鎮靜下去，想到這回回家，預先不曾打算過的，糊里糊塗病酒一般的溜到家裏，討了一場煩惱。被生活經驗所左右的不和自己投機的母親，難怪她動用這們男性的殘酷來對自己，自己對家，也不能不把牠當做機械的曾經在這裏生長過的一所棚欄；有甚麽可以留連？他這樣的推想上去，對家越發厭倦了。

他的弟弟害羞地出來招呼他說：

「哥哥，叫你吃飯！」

M對他的弟弟，大約血統裏存有共鳴的素質，所以抱着萬分

的同情；教養在這種悲慘的環境裏，他的那種活躍的小心情，自然一起受了束縛；他這一聲慘淡的招呼，夠使M觸目驚心了！

內室裏零亂的什器，M雖則從小看慣了的；但那些略有殘缺的桌子椅子上，總像有隱隱的和以前不同的標記；而且這些什器對M的冷淡，比人情還利害。他和母弟在小桌子上吃飯，飯粒也異樣的乾燥，粗硬，咽不下喉嚨去。勉強嚼完了一碗，覺得家這樣的冰冷沒有生氣，使他對家的厭倦一轉而為懷疑了。

他等候母親把食具收拾完了，便拿了軍帽，告別母親說：

「媽媽，我要回到軍部去了！」

「軍部去嗎，在甚麼地方！」他的母親靠在門柱上，兩手緊握着自己的衣角說。

「在上海……」

「唔，有的人說你在廣東鎗斃了。」他的母親說。

「那是李四先生說的，他從申報上看來的。」他的弟弟插了一句。

M記起了：李四先生就是剛才長衫客人中戴着銅盆帽的一位，──這像伙，土豪劣紳，賴婚案被他挑撥攪纏，弄覺家裏化了一筆錢，唉！他這樣一想，不由得燃上了他的久已熄滅的心火，但一轉念他又激出了一種譏刺的傲慢，他說：

「李四先生嗎？望我死的那般人，今天來看我，甚麼用意？」

「呀，難為他們光顧，從你離家以後，這般渾蛋的嘲弄我真受够了。」他的母親說了，眼淚直滾下來；他的弟弟漸漸親近他，在瑟縮地弄他腰間的皮帶。

沈默了一回，他的母親又說：

「今天咯，他們一個個走進我的門裏來。平時呢，走過門前也睬都不睬。就是有時來，也不過說幾句不好聽的話：說你入了共產黨要來抄家了；說你死了；說你當兵去了；說你在販賣鴉片煙；說你在做流氓：　你想，我如何忍受得過！

「做母親的，別的一樣不希罕，只望你下次回來，帶一筆錢回來　恢復了父親在時的家況，替我爭一口氣。

「別的都是假的，只要帶一筆錢回來……」他的母親嘮嘮叨叨地說了一番，他吱唔地似是而非的回答了。隨後他懷着一腔人世複雜的悲痛，和他的母親決別出去。

他的母親和他弟弟，送他走出廳堂；天良釘在她們倆的心上，母親和幼子心事雖則不同，却一樣的在描想M的落漠而流淚。

M跨出家的門限，向沿着市河的一條小路上走去。經過廣福寺，裏面木魚的聲音，還是敲得像六七年前那樣的響亮；只是寺牆上滿貼着許多革命的標語。他從殺鷄灣兜過去，一所埋在土脊

裏的耶蘇教堂，還是聳着牠的舊時的塔尖；上面揭着一方靑天白日的旗幟，多少有些新的氣象了。由耶蘇教堂轉灣，就是那條到火車站的廣道了。夕陽把曠野鍍了一層希薄的黃金色，晚風從柳絲裏噓吐出來，愈使M的心情上蒙了一層沈迷。

弄一筆錢回來，……錢是必要的，爲母親爭氣，……兒子的義務，……殺土豪劣紳！……母親不要我回家了？……唯一的條件要帶一筆錢回來……有了錢再回來…：錢是甚麽東西？錢和我沒有緣分的！……怕今生今世不能回來了！——M在廣道上一頭走一頭想：這些問題盤旋在他胸坎裏，像有無數的椿子在緊緊的擠壓進去，簡直把他的胸坎弄得拚裂了，對面昏沈沈地，像排布着母親，弟弟，李四先生，胡董事，族叔，堂房兄弟等等的面影；笑，哭，觀望，嘲諷，諂媚種種不一樣的情態，在他的眼前游盪；他像害着一種醫書上尙未載明的熱病。

「沒有帶衞兵。……怕不是好缺役罷！」這一縷聲音送到他的耳朶裏，他認眞一看，石橋到了，那茶寮的門前站着一個長面猙牙的人，在對他作猙獰的探視。他振起曾經訓練過的步踏，挺了胸膛——一切都忘記了——向前走進。在這再生的氣態裏，明日顯示他開始第二次杳無歸期的離家。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稿

詩

忘掉她

聞一多

忘掉她，像一朶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裏一縷香！
忘掉她，像一朶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朶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朶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朶忘掉的花！
　聽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長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朶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朶忘掉的花！

她已經忘記了你，
　她什麼都記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華那朋友眞好，
　他明天就叫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問，
　就說沒有那個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荷蘭道中

志希

幾條淡白的村煙。
一望平蕪，
　屋頂成閃爍的金片。
一層水，一層雲，
　中間夾着花背的牛羊幾點，
　歷落的遠接天邊。

逼近有的是鸂鶒，
　斜翅上挂着一半橙子的金，
　一半深黑的靚。
谿刺刺的落處，
　輕推動凝立的老頭兒，
　水裏的班爛笑臉。

普林斯頓的秋夜

志希

月帶倦爬上山坡，
　皎潔無塵的却祇餘瘦魄；
沿坡稀疏的樹根像沒入秋波，
　浮出一片珠白。

籐陰密護的鐘樓孤挺，
　睡着的野鴿不須繞着驚飛；
也沒有蟲鳴，
　剩得幾點螢火悠然掠地。

我疲乏的心靈，
似散盡的水紋，
輕微地
融入世界的寂靜。

通　信

對於執監會議各方領袖應有的態度

致現代評論記者

寧漢合作以後，因什麼特別委員會不特別委員會的問題，發生寧方漢方粵方等種種稱謂，這是國民黨近來不幸的事實。不過革命者應該有直認事實，直認錯誤的勇氣！大家認清了事實，找出了錯誤，然後可以開誠布公來設法補救以求解決。如其不然，如其各方負責的幹部同志或逍遙事外，裝作高蹈恬退的樣子，或盤踞局中，露出好官自爲的情態，或忸忸怩怩，半推半就，或縹緲紗紗，似合似離，這都是舊式政客官僚的所謂『政治手腕』，足以表現責任心的薄弱，足以表現革命性的消沉，而結果遂足以使全國民衆對於革命政府的信仰，漸形動搖，青年同志對於革命事業的前途陷於沉悶！

我們的希望，是要在這個黨的糾紛極爲複雜，黨的威信極形動搖，黨的局勢極爲混沌，黨的基礎同志——一般青年——極感沉悶和煩惱的當口，趕快找出一條出路，趕快造成一個新的生機！關於這點，大家的希望既已相同，所以十餘日來，各方的主張亦已歸於一致，除了速開全體執監會議，簡直沒有別的辦法。

但是當這全體執監會議將開未開的時候，似乎各方領袖同志的意思，多少總還免不了有些小出入，以致執監會議還遲遲未能開會以謀黨的大結合。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各方領袖要提出幾分狠誠摯和狠熱烈的希望。

粵方諸同志，認定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爲不合法，而寧方諸同志則謂中央特別委員會係爲對付前敵，維持環境起見，根據九月十五日的滬議而成立，言外明說雖有不合法之處，而實迫於當時事實的不得已。一方保維黨紀，一方顧全事實。故關於黨的組織

問題，中央特別委員會之不能——且亦決乎不致永遠存在，已絲毫沒有爭執的餘地（因爲『特別』兩字，原不外就是表示『臨時』的意思）。而所爭執的，就是粵方諸同志因寧方曾有『反特委會即反革命』的標語，所以開初主張執監會議在粵開會，或最低限度，須先停止特委會的職權，即來寧開會亦無不可。而寧方却說彼等數人覺得沒有取消或停止特委會的權力，應待中央全體會議解決。可知這已不是黨的根本問題，這已是枝葉問題。我們以爲關於這點，粵方同志儘可不必爭持，因爲過於爭持，就近虛矯，就涉意氣。虛矯的意氣，是我們革命同志所絕對不宜有的！試想　總理當年還要到北京，到北洋軍閥大本營所在地的北京去鼓吹開國民會議；這種至大至剛一切無畏的精神，我們總應學他幾分才是！

至於寧方同志所說沒有權力取消特委會或停止特委會的職權，也自有相當的論據。不過既然承認特委會是事實的產兒，是應變的辦法，是不合法的組織，那末事變既經過了之後，對於這種不合法的組織，似乎也就應該自動的表示不要……或不幹，決不致發生什麼權力範圍的問題。譬如因爲捕盜而將公共的路口或房宅暫行派哨把佔起來，等到盜已就捕或驅散了，秩序已完全恢復了，負警衛責任的當局當然就應自動的將哨位撤去，交還公共管理而不必待那處地段全體董事會議的解決。否則，董事看見哨兵，未免要生出些無謂的驚疑，不敢貿然光降，豈非開會就會發生障碍嗎？

依以上的觀察，我們希望寧漢粵各方領袖同志大家將肝膽捧在手上，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誠誠懇懇，坦坦白白地趕快在無論何處開起全體執監會議來，以解決近來黨內一切的糾紛，而重現本黨的大一統，則軍事發展，政治設施，定可加增極大的力量，以縮短奉魯軍閥的殘喘而少蘇全國民衆的渴望。

桐孫十六，一一，一四，上海

提倡國產食品

維持工業

自海禁開通以還，上海爲華洋雜處、舶來貨品日見增多、博取我國民金錢、奪我國民工業、良堪慨嘆、自民國政立、人多覺悟、凡百貨品、日思振興工藝、維持工業、而塞漏巵、然人生衣食住爲三大要素、故本園於民國八年創設食品公司、建築工廠、製造國產食品、聊盡國民之天職、出品有葷素罐頭食品、糖果、餅乾、果汁牛肉、陳皮梅、中西式名點、應時食品等、且辦國內名產、數千百種、各品能與舶來品並駕齊驅、願愛國之士、日用所需、或而送禮、速臨採擇、無任歡迎、

上海 冠生園食品有限公司謹啟